宋東京考

宋東京考卷之十六

嘉興石匏周城輯

廟

東嶽廟 在城內東北隅祀泰山之神一名泰山廟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詔封為東嶽天齊仁聖王四年五月尊稱帝號明釐正祀典詔稱東嶽泰山之神

讕言長語 東嶽泰山之廟徧天下肇於宋中葉唐光天開元間封爵為王宋大中祥符間加曰帝廟之爵之像之皆非當理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庋縣於其方嶽而不徧於天下爾雅祭山曰庋縣謂瘞牲幣[illegible]

陳北溪曰泰山魯鎮惟魯邦之所得祭而立祠於諸州何謂歸然而峙者山之形而人其貌何為立寢殿於後者又不知何山可以當其配也惟高皇帝改正嶽鎮海瀆城隍廟號詔止稱東嶽之神於禮方正複神記據東方朔謂虹氏即東嶽帝君一何悖耶 崇

異林 張南軒論祀嶽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

玄帝廟 在府治西南隅即佑聖觀後改為大道宮祀北方玄武之神

風伯廟 在城東北祀風師也大中祥符間建歲於立春後丑日致祭鄭康成周禮註以風師為箕星

蓋東北為箕星位次丑亦應箕之位也

玉皇廟 在南薰門外官路西相傳為玉清昭應宮遺址天聖七年夏六月宮燬於火僅存長生崇壽二殿詔不復修改為萬壽觀乃以崇壽殿更名太霄殿奉玉皇銅像後燬於金兵明成化丁亥道士董道靜募緣興建玉皇廟於此地又移五嶽觀五嶽四瀆像於中殿蓋五嶽觀在教場之西密邇此地洪武己酉為雷火所燬止存諸像董道靜因移置於是廟

五龍廟 在城東即唐開元中因興慶宮池設壇常以仲春祭之宋因唐禮行其祀用中祠禮大中祥符元年詔飾神帳

文獻通考 大觀四年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爵青龍神封廣仁王赤龍神封嘉澤王黃龍神封孚應王白龍神封義濟王黑龍神封靈澤王

三官廟 城內外有數處始建俱未詳其後最著者在宜秋門外二里許

孔氏雜説 劉焉傳有張陵者即今俗謂張天師是也真誥有張生白亦是也本傳注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法亦略同為人禱病為書三通一上之天着山上一埋之地一沉之水謂之三官真誥有被考於三官者是也

宋學士集 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魯為尤甚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

通一上之天着山上一埋之地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府三官而三官之名實昉於此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耳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為三吾未知其何說也

三尸廟　在保康門外祀三尸神也始建未詳後廢按修真家言凡人身中有三尸神常以庚申日乘人寐時將本人罪過奏聞上帝減其祿命上尸名彭踞中尸名彭躓下尸名彭蹻每遇庚申日守夜不寐則三尸不得上奏

玄敬詩話　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人之寐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夕輒不寐許郢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榔子

厚集有罵尸蟲文元吳淵頴有三彭傳則儒者亦或為有是物矣

芝田録　朝士夜集終南太乙觀拉道士程紫霄同宗庚申紫霄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

太上三尸中經　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為人大害常以庚申日上告天帝記人之罪分毫録奏欲絶人生籍減人禄命令人速死死後魂昇於天魄入於地惟三尸遊走名之曰鬼四時八節企其祭祀祭祀不精即為禍患三尸分居人身上下為人之孽上尸名

彭倨在人頭中令人眼暗髮落口面齒病中尸名彭
質在人腹中伐人五臟少氣多忘令人好作惡事下
尸名彭矯在人足中令人下關搔擾五情勇動淫邪
不禁其尸形似小兒或如馬狀長毛二寸人死即出
作鬼如人生時形像衣服長短無異其九蟲類多如
蛔蟲白蟲之類躁人五臟多致殺人令人多病種種
動作亦有人身少者養道之心欲調去之凡庚申日
兼夜不卧守之如瘦少伏莫睡熟此尸即不得上告
天帝
太上律科　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訟異

類併集善惡之業賞責不遺經曰三守庚申三尸震恐七守庚申三尸長絶五神長靜不惑不淫真靈衛佐與天地相畢每夜臨卧叩齒三七以左手撫心上呼三尸名即不敢為害

城隍廟在城内西北隅

瀾言長語　城隍之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爻城隍之有廟殆亦以棲配食者之靈祭城隍於配食之廟猶明堂之祀帝云爾此儒者之正論今多塑像寢殿立配又置兩廊之獄如東嶽七十二司之謬可供一笑儒者察之

紺珠閒録　郡有土地廟曰城隍以其在郡城之下也古者鑿土以築城而城下之地曰隍有水曰池易曰城復於隍謂泰之上六極則必反逆倒轉為否之初六亦猶城圮而其土復填於隍也蓋有城則有隍爾

冬夜牋記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注伊耆堯也蓋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祭城隍之始

二姑廟在城東南三里許吹臺上舊名二姑臺都人建廟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碧霞元君祠好異者翕然趨之觀風者毀其像改祀神禹稱曰禹廟亦稱禹王臺焉又增建兩廡祀中古以來治水有功

省魏鄴令史玘 秦水工鄭國 漢淮陽太守汲黯 大司農鄭當時 水工徐伯表 河隄使者王延世 待詔賈讓 樂浪王景 將作謁者王吳 宋穎川團練使曹翰 京西轉運使陳堯佐 判都水監張鞏 戶部副使張燾 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司馬光 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 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張商英 元河南河北肅政廉訪使尚文 尚書那懷 御史劉賡 太師恒陽王諡文貞也仙不花 河南河北道僉事阿魯脫憐 集賢大學士賈魯 太史令郭守敬 丞相脫脫 明工部尚書安然 少保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諡肅愍于謙 戶部尚書 諡恭定年富 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暹 河南右布政使王亮共十有九人為河患也

石靈公廟

在相國寺橋之西汴河南岸相傳汴京之南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頗著怪異汴人因立廟以祀稱曰石靈公廟

洞微志 汴都之南百餘里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

能為怪人或遇之多稱魯校書或云石押衙

院

福田院在望春門外東北唐太宗貞觀二年創建後為兵燬

皇建院在土市子街東南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以潛龍宮為皇建院遣沙門清興居之元末兵燬

畫論畫龍惟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觀其體則筆墨道爽善為蜿蜒之狀皇建院法堂屏風是其真跡

萬歲院在望春門外東北周顯德二年創建金季兵燬

道者院在新鄭門外五里許建隆初建每歲中元節十月朔設大會道場焚錢山祭陣亡孤魂金季兵燬

師友談記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左蓺蔬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蓺萵苣數畦僧寤驚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處取萵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只於此建一寺足矣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為道者院

定力院在蔡河東水門北元末兵燬

江行雜録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

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日

太祖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曲洧舊聞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杜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大搜索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布滿其上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踐阼矣

清異錄　太祖陳橋時太后方飯僧於寺院懼不測主

僧誓以身蔽上受禪賜的乳三神仙

王氏畫苑　京師王靄奉詔於定力院寫宣祖及太后御容梁祖真像亦在焉又於大殿西壁畫水月觀音及於景德寺九曜院殿西壁畫彌勒下生像末年與東平孫夢卿畫開寶寺大殿後文殊閣下東西兩壁夢卿以東壁讓之尊靄聲迹識者以為當然所畫南方毗樓勒叉天王像高丈餘及金槍道菩薩相皆筆力精邁思慮殫竭來世之譽自此而已

啟聖院　在宜秋門內街北本晉護聖營太宗誕生之地也太平興國六年建院雍熙二年成賜名啟聖元末兵燬

東京記　啓聖院本晉護聖營天福四年宣祖典禁兵

太宗誕聖於其地興國中建院

石林燕語　啓聖禪院太宗降誕之地太平興國中既

建為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誕於西京山子營久

失其處真宗朝嘗遣人訪之或以驍勝營旁馬廄隙

地有二圍隐起為是即其地建應天禪院以奉太祖

天聖中明肅欲置真宗神御於其間而難於言仁宗

因以數後齋宮並置二殿曰三聖殿慶曆中始名太

祖殿曰興光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考

退朝錄　列聖神御殿始咸平初真宗令供奉僧元藹

寫太宗聖容於啟聖院後玉清昭應宮範金祖宗像餘多塑像

戒壇院 在雷家橋西北本慈孝寺園寶元二年僧文旦創建戒壇慶曆五年賜額金末兵燬

佑聖院 在豫劉二隅街西北元末兵燬

寶聖院 在蔡河北寺橋之南僧錄貢响創建景祐元年賜額元末兵燬

寶相院 在右街

維摩院 在相國寺內

等覺院 在安遠門外西北乾德六年創建金季兵燬

墨林快事 等覺院記宋初所建惟時書學未經諸名家變體尚習唐五季之餘字以清健秀拔為上太宗

之名雖未大譟於世亦一時之彥也想帝京繁華高良奔集弘刹豐碑峙立相望何如其盛不旋踵遭金元之亂僧散於飢寒石碎於砲火荒榛砂礫勝蹟空空今日之汴梁雖稱雄於千里之內視昔日之光怪逝其遠矣余居在近邑攬古之餘不勝悽惋幸所收碑記原搨差可追憶錄於古帖之後聊以志盛衰之感

旌孝院 在安遠門外西北天聖元年改名塏率金末兵燬

三學護國院 在南薰門外西南慶曆三年賜額元末兵燬

鴻禧院 在戴樓門裏東北端拱二年創建元末兵燬

報恩院　在戴樓門裏咸平二年創建元末兵燬

法雲院　在固子門裏金水河灣之西南大中祥符三年創建金季兵燬

開化院　在固子門裏金水河南白鶴橋之東大中祥符三年創建金季兵燬

淨居院　在閶闔門外西南寶相寺之北元末兵燬

淨慧院　在閶闔門外西北南唐主李煜歸宋賜第於此煜卒後為寺元末兵燬

開聖院　在裏城西南隅天聖間創建元末兵燬

觀音院　在麗景門裏街北元末兵燬

續文獻通考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邢臺廉氏子嘗經鳳谷深林忽覩珍寶捨去不顧謁投子子問昨夜宿何處曰不動道場子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

至此豈動耶投子默許之周太祖世宗潛龍時嘗登方丈施禮及即位特賜紫衣號淨戒大師

四聖院 在麗景門南金季兵燬

淨因院 在宜秋門外金梁橋西汴河南元末兵燬

宸奎閣記略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仁宗與璉答問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

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
本藏焉
崇行錄　懷璉漳州人皇祐中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
成殿稱旨賜號大覺禪師璉持律甚嚴上嘗遣使賜
以龍腦鉢盂璉對使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
食此鉢非法宜無所用使者回奏上嘉歎久之
續文獻通考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龍溪陳氏
子嘗燕坐室中見金蛇從地出須臾隱去人以為吉
兆後仁宗詔住淨因禪院賜以龍腦鉢謝恩畢曰此
非吾法宜焚之中使以聞帝悅賜號大覺嘗賜御頌

英宗時歸本山

淨因院道臻淨照禪師字伯祥古田戴氏子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衣袍慈聖上仙神宗召至慶壽宮賜對甚喜神宗上仙又召至福寧殿說法賜號淨照禪師

六研齋二筆　東坡書畫記烏絲界紙字方一寸用李泰和行法而雄毅振掉處稍涉閒筆欵云元豐三年端陽月八日眉山蘇軾於淨因方丈書之

妙貫堂餘譚　大覺璉禪師仁宗朝留住淨因院既久乞還山作偈進呈云千簇雲山萬壑流閒身歸老此

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文云堯仁况是如天潤乞與孤雲自在飛

興德院在金水門外金季兵燬

揮麈録　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治平二年改齊州為興德軍熈寧八年八月詔潛邸為佛寺以本鎮封之賜名興德禪院仍給淤田三千頃

印經院太平興國八年置印經院熈寧中廢其院改為三司使宅以諸經印板賜顯聖寺

傳法院太平興國五年詔於太平興國寺大殿西度地作譯經院中設譯經堂東序為潤文堂西序為正義堂自是每誕節即獻經也八年改為傳法院

續文獻通考　太宗太平興國中詔立譯經傳法院於

東京如唐故事宰相為譯經潤文帝製前序詔普度
天下童行為僧不限常制自即位至是凡度一千七
萬餘人

汴京遺蹟志　按隋有翻經館唐初亦有翻譯之事元
和後廢太宗置傳法院亦隋翻經館之遺意也

圖畫見聞志　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覺稱來館於興
國寺之傳法院其僧通四十餘本經論年始四十餘
歲丁晉公延見之嘉其敏慧後作聖德頌以上文理
甚富真宗問其所欲但云求金襴袈裟歸置金剛座
下尋詔尚方造以給之覺稱自言酤蘭左國人剎帝

利姓善畫嘗於譯堂壯壁畫釋迦面與此方所畫絕

異

冷齋夜話　景祐中光梵大師惟淨住京師傳法院以

梵學著聞景靈宮鋸僃解木木既分中有蟲鏤文數

十字如梵書狀因奏進仁宗遣都知羅崇勳譯潤經

文夏英公竦詣傳法院開堂導譯冀得祥異之語以

識國淨焚香審視逾刻乃曰天竺無此字不能辨譯

右璫恚曰大師宜領上意若稍成文譯館恩例不小

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淨曰幸若蟲文稍可箋譯誠

教門光也異日彰謬妄萬死何補富鄭公每遇客見

此太誠可謂佛弟子也倘使立朝必能盡節不苟同於人孰謂異教中無人耶

退朝録　翻譯新經始以光禄卿湯公悅兵部員外郎張公洎潤色之後趙文定楊文公晁文莊李尚書維皆為譯經潤文官天禧中宰相丁晉公始為使天聖三年又以參政樞密為潤文其事寖重每歲誕節必進新經前兩月二府皆集以觀翻譯謂之開堂亦唐之清流盡在也前一月譯經使潤文官又集以進新經謂之開堂

湘山野録　真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

詔僧二十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註釋院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繁駁將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如此

乖崖語錄　陳晉公恕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長編　天禧三年以宰臣王欽若為譯經使盧譯經使以宰相明佛學者兼領之國朝翻譯經論初令朝官潤文及丁謂相始置使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請

為使議者非之

覺照院 在東水門外

燒朱院 在相國寺內

畫墁錄 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飡一日大年曰爾為僧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燒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以上皆僧院俱廢久無一存者矣

興國院 在大寧坊第五巷即將軍鄭恩之佛堂施舍為尼寺明永樂元年尼僧義和重修已廢

崇真院 初在延初坊後以迫隘徙城西隆安坊即俗稱七公主院是也初太宗女衛國長公主志願出

家大中祥符二年八月進封吳國號報慈正覺大師賜名清裕九月出居是院已廢

湘山野錄 太宗第七女衛國長公主平生不茹葷端拱初請延聖寺願捨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髮上曰朕之諸妹皆厚賜湯邑築外館以尚天姻酬先帝之愛也汝獨願出家可乎衛國曰此先帝之願也堅乞之遂允進封吳國賜名清裕號報慈正覺大師建寺都城之西額曰崇真院藩國近戚及掖庭嬪御願隨出家者凡三十餘人普度天下尼僧詔兩京送於寺賜齋饌傳宣各令作詩惟陳文僖公彭年詩尚有記者云盡出花鈿散寶津雲鬟初剪向殘春因驚風燭

難留世迹作池蓮不染身貝葉作翻疑軸錦梵聲纔

學誤梁塵從兹豔質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

宋東京考卷之十七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山嶽

夷山

按一統志夷山在安遠門内以山之平夷而名也

汴京遺蹟志　夷山在裏城内安遠門東以山之平夷而得名一名夷門山古有夷門乃侯嬴監守之處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而安遠門乃城之北門今北門内地勢頗高似是夷山而司馬氏乃云東門意者古今城垣改

從不一今莫可考矣

艮嶽

按艮嶽在京城東北隅景龍門內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道士劉混康建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喜甚由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政和七年十二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象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周十餘里峯高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東有蕚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磴攬秀軒龍吟堂山南則壽山嵯峨兩峯

並峙下有雁池噰噰亭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澌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浮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雲廳復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極目蕭森二亭右有麓雲半山二亭北俯景龍江引江之水流注山間西行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亭凝真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清虛閣北岸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

迴溪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山之西北有老君洞為供奉道像之所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邱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以山在艮位更名曰艮嶽而自為記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以是年為宣和五年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於萬歲山其旁植兩檜一

夭矯者名曰朝日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臥雲伏龍之檜皆以玉牌填金字書之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梢蟠木枝下拂龍髯茂撐拏天半分連卷虹南負為棟後為梁夾輔我皇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峰曰卿雲萬態奇峰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更出雲表其後群閣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勝紀四方花竹奇石悉萃於斯珍禽異獸無不畢有矣宣和六年詔以金芝產於艮嶽之萬壽峯又改名壽嶽一曰壽山嶽之正門曰華陽故亦號華陽宮迨靖康北狩金宣宗展築汴城命取艮嶽之土為北

面城垣改景龍江為城濠而池沼悉平遺址無存矣

御製艮嶽記略　傳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是山可為功不可書乃命太尉梁師成董其事遂以圖材畀之俾按圖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荊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

龐連綿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峯峙立其下植梅
以萬数緑蕚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蕚緑華堂
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内方外圓如半月是名
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
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峰並峙
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雁浮泳
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
樓峰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
十里其西則參术杞菊黄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
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

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岫下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徂
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数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
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淵濯龍峡蟠秀練光
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畔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
布於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
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
雪浪沼水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
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
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
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絶路隔繼之以木棧

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水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亭凝真觀圜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虛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天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為山莊為迴溪自山蹊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

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環會紛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鬼化非人力所能為者此槩其梗概焉爾

華陽宮記　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蟠木癭藤雜以黃楊對青蔭其上又隨其榦旋盤曲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

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絕頂增高榭以冠之搜
遠方珍材盡天下良工絕技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
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為未也鑿池為溪澗
疊石為隄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
為山山骨暴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
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
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
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
從而設險曰丁香嶂又得赭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
以椒蘭雜植於其下曰椒崖接衆山之末增土為大

坡從東南植側柏萬數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葉葉結為幢蓋鸞鶴蛟龍之狀曰龍柏坡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池東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嶽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洲壽山之西別治園圃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

霄樓萼綠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為品字門以通前後苑中央建八角亭榱椽窗楹皆以瑪瑙石間之琢其地為龍磃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園隄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略無隙地又於其旁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崖磴道絕險窄石多峰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群峰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

汴花聞雁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
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就中得平無
數十頃以治園囿而闢宮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
右皆大石林立百餘株名曰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峰
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磐固侯居道之中束
石為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灑宸翰碑高
三丈附於石之東南陬其餘衆石或若群臣入侍帷
幄正容凜然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儼然而立
或奮然而起或翼然超群或竦然危峙或若傴僂趨
進布危言以示庭諍之姿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

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畫刻於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也乃命群峰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衡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蹲螭坐獅堆青凝碧金鼇玉龜疊翠獨秀棲烟亸雲風門雷穴玉秀玉竇銳雲巢鳳跱龍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於渚者曰翔鱗立於涘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於壽山者

曰南屏小峯附於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於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為藏烟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間黄石仆於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峰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置於襄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置於蕚綠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峰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墻避兵於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邱壑林塘粲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

陽宮而民廢之矣元老大臣所以圖書詩頌名記太
厭之悉斧其碑委諸溝中至於華木竹箭宮室臺榭
尋為民所薪同宇宙而長存獨壽山艮嶽以耳目之
眩蔽堯舜之明為王者一尤物耳昔三代以雙色取
禍秦隋以奢靡致失自書傳之作聖賢莫不以斯二
者為先誠也自我藝祖以上聖之資定區宇既克孟
昶閱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平劉鋹廢媚川
都速禁采珠蓄奇伎者禍之媒孽創業之君所諱也
於虖富有天下美味珍服莫敢以資其身雖土階三
尺茅茨不翦亦知其可也崇寧之際恭默求治是時

非無賢能也而蔡氏先據要途祖宗之法去民久矣自是崇大苑囿結怨四國皆出於此不然一夫不臣天下族之彼外患安得而內傷之耶噫天下之士聞壽山艮嶽者舊矣孰覩其興廢復使後世憑何圖記以考之與因括其大略作華陽宮記云

艮嶽記略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倘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於舊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

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斲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卒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壁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

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技藝凡六載而始成亦呼為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瓌麗極於此矣越十年金兵至汴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為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千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雜記得其始末如此

楓窗小牘　艮嶽周迴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

家大夫承命作頌曰玉皇御天金母嫁女琱辟成東

一栽瑛作麈龍馭崑邱烏發玄圃笑月光微看雲色阻

一荷露添華柳烟生嫵九重歡眷六宮遜處乃構椒房

用當金宇碌碌宜階瑟瑟為戶碧落森沉青霞塘墻

小臣獻頌庶叶萬舞

容齋三筆　萬歲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十步亭堂

樓館不可殫紀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

語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金兵圍汴詔取山禽水鳥十

餘萬投諸汴渠拆屋為薪鑿石為砲伐竹為笆籬大

鹿数千頭悉殺之以啖衛士

容齋續筆宣和間朱勔挾艮嶽花石之名以固寵利東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閎輩共濟其惡豪奪漁取毛髮不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令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為御物或未即取而護視微不謹則重譴隨之及發行必撤屋抉墻而出人或有一物小異即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創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士渙王滸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類勔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擾屢禁止之然實出為惡不能絕也

五侯鯖　艮嶽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絕巘危巒之間既而雲盡入焉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

桯史　艮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謂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籞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為優場戲請於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遊至則以巨柈貯肉炙粱米翁傚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在籞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

後畏矣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
以總之一日徽宗臨幸遠聞清道聲望而群翔者數
萬焉翁輙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
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馴
籞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餐云

癸辛雜識　前代累石為山未見顯著至宣和間艮嶽
之役興連艫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峯偉秀者不特侯
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為譜然工人皆出於吳興謂之
山匠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弁山所出類亦
秀奇故四方之為山者率於此中取之嘗聞汴京父

老云艮嶽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乃先以膠泥實填衆竅外復以麻筋雜泥裹之令圓混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為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竒甚前所未聞也

愚見紀忘　艮嶽舊址無存久矣問之皆曰三山兒坡是也其誤甚矣考之宋史徽宗於宮城東北起景龍門複道禁中每歲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又於次東建寶籙宮後累石為山以其在艮方也號艮嶽又稱壽嶽夢華錄云京城北辟其門有三從東曰

舊封邱門中曰景龍門乃大内城東角寶籙宫前也次西曰金水門近見汴之城池沿革一帙云北面三門中曰景龍門太平興國改今名俗名酸棗門東曰安遠門俗名舊封邱門西曰天波門又號太安門至正閒汴人拒守不及遂築塞諸門止留五門然𡸣嶶宗命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宫東築山以象餘杭之鳳凰山周迴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介亭其艮嶽的在宫城東北景龍門内以東之地明矣後金宣宗命尚書朮虎高琪展築汴城就取艮嶽之土般築以為北面城垣其景龍江改為城濠諸池沼悉皆

塡平止有龍德宮前土嶺猶在俗名三山兒此若以為艮嶽遺址實為大謬龍德宮徽宗潛邸也在景龍門西離寶籙宮遠矣

雲烟過眼錄　錦川石長五丈餘蓋在宣和後苑門所謂艮嶽前河梁也石色紫碧相間皆成文理近世罕得

清溪𢇁軌　徽廟繼統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豐亨豫大之說以恣蠱惑童貫遂閒造作局於蘇杭以製御器又引吳人朱勔進花石媚上上心既侈歲加增馬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至截諸道糧運綱旁

羅商舟揭所貢暴其上連檣接櫓日夜不絕篙工柁師倚勢貪橫淩轢州縣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弗能運則取道於海江南數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遍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程限慘刻無間寒暑預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須焉

農田餘話　汴京艮嶽元朝嘗有回回人於內取雄黃數千觔爐甘石數萬觔蓋雄黃築於巖穴地道間可以辟蛇虺爐甘石雨過之後日炙之則有濕氣蒸蒸然以象嵐霧故於中築二物焉

異物彙苑　政和間靈壁縣貢一巨石高二丈餘周圍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入千夫舁之不動或奏云此神物也宜表異之上親灑宸翰云卿雲萬態奇峯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即遂可移省夫之半頃刻至苑中

宋稗類鈔　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一道者怒目立於前靈素問爾何能道者曰無所能靈素曰無所能何以在此道者曰先生無所不能何以在此徽宗異之宣問實有何能道者對曰臣能生養萬物遂下道院取可以有種者得茴香一掬命道者種於艮嶽之趾

仍遣衛監送於道院中是夜三鼓失所在翼日視艮嶽畄香已成林矣

宋史筆斷　初朱勔因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石勔初致黃楊三四本上已嘉之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繼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每一發輒數千百萬故花石至京師者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此花石綱之始也既而作萬歲山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麋鹿成群樓觀臺殿不可勝紀此花石綱之中也又令苑囿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之景及聚珍禽異獸以

實其中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此花石綱之末也徽宗於是盡棄國政乃與蔡京等酣歌達旦以燕以遊將為終身之樂焉故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備述花石之擾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圖中何日不東風詔屏逐之至於舟兵苦之群聚為盜方臘稱亂浙土騷然然後罷花石綱使般運粮道於時雖有罷之之名而實無絕之之意蓋冀盜息而即復之耳

堯山堂外紀　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謔以寓調笑徽

宗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艮嶽萬歲山命俊臣為臨江仙詞以高字為韻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覆蔭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容之弗怒

書蕉　艮嶽八芳曰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

妙貫堂餘譚　泊宅編紀崇觀以來天下珍異悉歸禁中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寵以爵祿其次錫賚爯

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鑿城壞橋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椀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為威遠節度使而封石為磐固侯鹽官縣安國寺雙檜唐師悟空手植勔亦遣使臣李鐲取以供進大者由海道舟遇風濤檜皆碎折小者自漕路入既獻鐲轉二官知縣鮑慎好賜緋論者謂石雖大不能鎮四海之安檜雖古不能延八方之命貴此何用而竭民力費貲財至以官賞下逮輿臺臧獲而取之耶名器濫而進奉繁宋德之所以頹衰也書曰不寶遠物又曰所寶惟賢有國家

者曷其念諸

宋東京考卷之十七 全